

Philippe Le Gall

慈禧的珠宝

Les Bijoux de l'Impératrice

〔塞舌尔〕费利浦·勒加尔 著 周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hilippe Le Gall

慈禧的珠宝

Les Bijoux de l'Impératrice

〔塞舌尔〕 菲利浦·勒加尔 著 周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禧的珠宝/(塞舌尔)勒加尔著;周浩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327-6712-0

I. ①慈… II. ①勒… ②周… III. 中篇小说—塞
舌尔—现代 IV. ①I4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2287 号

Philippe Le Gall

LES BIJOUX DE L'IMPERATRIC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4-584号

慈禧的珠宝

[塞舌尔] 菲利浦·勒加尔 著 周浩 译

责任编辑/黄雅琴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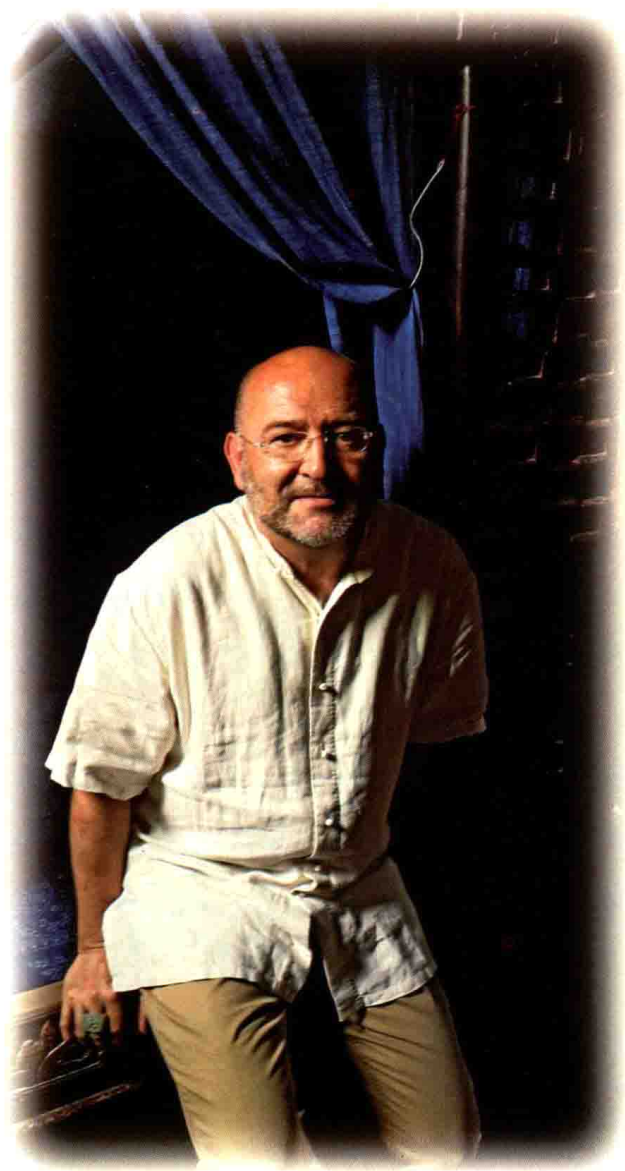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8 字数 75,000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712-0/I·4047

定价:4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71-88506965



摄于：艾青故居
摄影：陈云

自 2007 年以来,菲利浦·勒加尔阁下一直担任塞舌尔驻华大使。

因其热衷于艺术并坚信文化外交的重要而闻名遐迩的勒加尔大使相信:能更好地了解五千年中华文明所造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将有助于领悟中国成为今日经济强国并主导在世界舞台中央的取胜之道。

作为一名小说家,勒加尔阁下喜爱重温中国历史,不论是她的辉煌年代,抑或是她遭受外国势力不平等对待时的不幸时期。

而《慈禧的珠宝》一文灵感正是来自火烧圆明园的事迹。

与生俱来的法式幽默和塞舌尔人乐天派(joie de vivre)的风情让勒加尔大使不仅在其小说中注入了寻宝的惊险刺激,还融入了令人不由自主、耳目一新的浪漫爱情故事。

这已是他第四部翻译成中文的著作。

勒加尔大使创作的《国王的花园》曾获得 2003 年印度洋文学奖;

2008 年法国政府还授予他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军官勋位。

作者愿衷心感谢：

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

世界名家书画院

圆明园管理处

塞舌尔驻沪总领事秘书：陈云

大使个人助理：李欢欢

书画大师：冯广海

翻译：周浩

特别致谢

塞中友好及商务协会



本书书名《慈禧的珠宝》由冯广海先生题字。冯广海先生,1971 年生于河北邯郸,特型演员、书法家。

1

当他在法国西部，布列塔尼故乡的尽头度过童年时，他就因为自己那份好奇心而饱受大人的苛责。每当他跑上阁楼，清点家中旧物之际，母亲的言语不外乎“淘气的毛病又犯了”。那些旧物包括：低矮的旧碗橱、造型奇特的托脚小桌、散发着庄重气息的深色木质衣橱、似乎永远在樟脑丸保护下的手工缝制的旧衣物——领口和小披风上的毛皮依旧光泽如故（它们往往是狐狸皮和野猪皮所制）；还有那些追溯到上世纪两次大战时期的家信，让他时至今日依旧读罢心潮澎湃，就如同收到信笺的就是他本人一般。

信笺里倾诉着不同的境遇，或是情殇，或是战斗中的伤痕，或是醇酒一杯，或是鲜美奶酪，或是可口

的蒜瓣香肠；有时也会提到蓝天和碧海，战斗前线那将云彩照耀成金色、撕人心肺、灼人眼球的阳光；信中也会提及当李子成熟丰收时，战士们用其制成美酒佳酿来庆祝漂亮的胜仗，还有其他的醇酒、其他的奶酪，随军大厨无论有没有鸡蛋都能做出煎饼。自然，信里也不忘挤兑下形形色色的战友，比如谁交了好运，谁是吹牛大王，谁又专行坑蒙拐骗这一套，偶尔也会提到那些英勇的人，但言语之间却并非是毫无保留的赞美。勇敢和正直，同残忍往往只是一步之遥，因而在大多数社会中，英雄气概并没有为数众多的信众。人们也就在某些正式的典礼上会提及英雄人物的名字，平日里早已将他们抛诸脑后，一言以蔽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英雄气概都没有在这里开花结果的土壤。

他会用上数个小时来不厌其烦地对着同一些照片发问，从大人们满是期盼抑或是厌烦的神情，甚至从唇角边的姿态间，像捕蝇草一样捕捉着秘密。有时他也会舒服地窝在扶手椅中，旁边是沿街的小窗，窗户半开着，上面有挡雨披檐。他任凭外面嘈杂的声音从窗户传入，像电影声带一样，唤起他对那个业已逝去

时代的联翩浮想。如是，他就在家人对往事的守口如瓶中长大了。

源于某次偶然，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得知了自己叫安托万，而在这之前竟没人向他提起过，因此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名字。对此，他也从未有过发问。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少年时代都是探索的启蒙时代。他的同学早早地发现了金钱的强大魔力，并为青春的幻想所左右，以为可以借此博得女孩的欢颜，他却洋洋自得，坚信自己同那个已经成为过眼云烟的时代有一种神奇的心心相印。

他在外省学校的宿舍监督，以一种揶揄的口气不屑地表示道，到了青春期，一切都会好的。因为就像其他同龄的孩子那般，第一支烟和第一听啤酒将会令他踏上所有人习以为常的人生路。不需要做任何事，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

对于那只已经在阁楼角落静静地躺了半个世纪、为人遗忘的旅行箱，小安托万满是憧憬，当他仔细地检阅着这只原皮制成、带着沉重黄铜带扣的箱子时，他的小手紧张得几乎直冒汗。在心绪上，他小心谨慎

得好像自己是行使此事的代理人一样，将箱中的物件整齐地排列在镶木地板上。原来，这只是些简单的物件罢了：在拇指和食指间轮转了数十年、岁月侵蚀下已经氧化的长裤纽扣；色彩斑斓的饰带，玳瑁制成的发簪；一只科隆香水瓶，瓶底堆满了奇怪的红色沉淀物；另外有一个盛放剃须沫的盒子，但剃须沫已干透，成了石膏。此外就是信笺，老天，原来我们的先辈也会用柔情蜜语来调情说爱，他们不仅对此得心应手，同样爱不释手。

还有各种各样的织物！那时人们的穿着难道不就是粗衣麻布、厚重的条纹棉袄，还有又厚又土的亚麻布衣，泛黄得就像是月光下的马铃薯那般，也许还被淀粉浆得笔挺？

也许吧。

.....

当自家的老古董终于被清点完毕之后，他便自然而然地对邻居们的阁楼旧物兴意盎然，而且还让他发现这个小世界中，有一处所在，好奇心不再会成为

毛病。在那儿，大家都能不紧不慢地琢磨着他人的家事，这么做不仅不会有一丝的愧疚不安，也不会感到一点焦躁。

这个地方，就是镇上的广场。每当夏日来临，那里就会成为旧货集贸市场，过路的游客甚少会中意这些陈旧的家具、文件和其他奇形怪状的老古董，无论从实用性还是装点门面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差强人意。“瞧啊，瞧啊……”“噢，我的上帝，这玩意丑得令人大开眼界！”“加斯顿快来看啊，看看我在这个惊悚博物馆里找到了什么”，还有“嘿嘿……我的小鹿^①，在这个遗忘的角落里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我的小鸡，你说，他们在身边堆满这些有‘格调’的东西，究竟是想要做啥，我们别浪费时间了，走吧，我的小白兔……”，然后整个“动物园”，由那些小鹿、小鸡、小兔们带头，在哄笑声中作鸟兽散地离开了镇广场，沿着主干道各回各家。

尽管如此，就如同海浪撞上堤坝一般，这些疑虑碰上爱淘旧货的人也会烟消云散。这种时候，以安托

^① 此处的“我的小鹿”、“我的小鸡”、“我的小白兔”都是对伴侣的爱称，相当于“亲爱的”。

万为首的学徒们，就会像接受军官指令那般，带着钦佩的眼光围住那些自封的专家，而那些人似乎也懂得如何在头脑中重组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似乎他们从破烂堆里取出的最不起眼的物事，都其实是美妙地重构百年、两百年甚至三百年前人类生活景象的珍贵碎片。

一枚依古法制作的简易黄铜钉子、一把用教堂玻璃制作的啤酒壶、一个旧渔网的浮标，或者一只沙丁鱼市场的扩音器……有些时候，让那群特立独行的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绝非难事，悠扬的声音渐次飘向远方。惊恐之余，最后的一批游客也撤离了教堂前的广场，有些人一路小跑而去，另一些则有如受到惊吓的螃蟹一般踉跄离去。

显而易见的是，真正的发现早就在悄无声息间完成了，实在有必要开口说些话的时候也尽量语焉不详。因而自打小时候起，安托万就已经学会面对过往的见证缄默不语，无论对象是上了三十岁的人，还是有着四十年历史的家具。

当下的日子无法激发他的热情，至于未来，那是大人们操心的事，和他也并不息息相关，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沉默地长大了，而在内心深处，他依旧留存

着一份对古老事物的强烈好奇心。

.....

许多人享用美味的巧克力时会两眼发光，正如同他沉溺于中国文化一样，中国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为他提供了展示自己这份好奇心的舞台。当然，在成为一名中国之友前，这个东方国家在他心中还仅仅是一个美食的王国，因而他同中国的缘分，倒也称不上是一见钟情。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那时的法国在上海还有一块租界地，他的一位伯父就在那时供职于上海的海关，并且在外滩附近通过照相机留下了自己同中国的记忆。时光飞逝，八十余载后，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在法国馆工作的安托万续写了自己家族同这里的情缘。

这位古怪的伯父，留给了安托万众多得以钻研过往的历史馈赠。某只从印度支那带回的水牛皮包里，存留了自己的从军文件、司空见惯的成捆情书，以及一些地图、勉强可读的公证文件、所有权复印件，还

有一些三十年代上海女歌伶的旧照——其中有一张是身形妖娆、着装暴露的“菠萝小姐”。此外就是他私人收藏的喂鸟碗，这些青花瓷器都是明朝年间产于景德镇的珍贵之物。

这已经足够激起安托万对古代中国的食盆的兴趣了——这里说的食盆是用来喂鸟的，可不是那种给猪喂食的陶土盆。在这个相对缺乏文献记录的领域里，他因为对喂鸟碗的各种造型和装饰风格了如指掌，因此迅速地声名鹊起。

为此他撰写了一份报告，并呈送至布列塔尼的省立美术学院，由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学院方面向他提供了一个助理职位，工作地点就在浦东，在世博会的法国馆。

在对喂鸟碗偏好的驱使下，他学习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且顺理成章地，一个让那些原本属于中国的文物重归故土的念头，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

.....

随身携带着三十多只喂鸟碗登上飞机，这可不是

什么轻松的差事。顺便介绍下这些明朝出产的喂鸟碗，其中的五只制作于正德年间（1506—1521），三只制作于隆庆年间（1567—1572），九只则是崇祯年间（1628—1644）的产物，还有，听好了，两只桶状、龙形花纹的喂鸟碗很可能是洪熙年间（1425）的珍品。洪熙皇帝享国时日甚短，因而对于那些收藏者而言，能够收集到这段时期生产的瓷器制品可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在这趟飞往北京的法航班机上，安托万借用了邻座们的搁板，兴致勃勃地开了一个小型展览会，看得乘客心满意足。这些乘客，飞机才刚刚起飞，他们就急不可耐地等着送上开胃酒，随即就是乘务长的巡视。这位乘务组大佬是个和蔼可亲的人，着装严整、豪爽大方。他巡视得非常细致，除了也许是因为近视的缘故没有看清机舱尽头，每一排他都没有遗漏。

太棒了，随即他又顺便宣布了晚餐菜单，其中那道“杭州三文鱼、八角茴香拌小竹笋”，让那些已经选择了巴斯克鸡肉的乘客又羡慕又嫉妒，那似乎更像是小牛羔子肾脏的东西，连乘务长都称之为“闹剧”。言罢，他便在乘客和机组人员心满意足的掌声

中，志得意满地回到了驾驶舱的位置上。

不过在此之前，那些雅致的喂鸟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件，产于宁波，瓷薄如纸，状似酒盅，内凹的表面上有一个小小的结，宛若花饰——早已被饥肠辘辘的乘客征用，他们正迫不及待地消灭饭菜，却无处盛放坚果、榛子、果仁还有花生这些零食，公司给每位乘客的份额是 7.5 克。那些好胃口的人自然会要求再来上一两份，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就“胃口小得和鸟一样”这个话题和邻座男女开些无聊的玩笑。这就好像当某人发现邻座那个家伙的脸长得像大饼时，这就注定是一趟感伤的旅程，相邻两人暗中争夺“领土”，以便取得中间扶手区域的控制权。

安托万同他的邻座讨论着这种有趣的生理和饮食现象，并由此引申到了对鸟类迁徙的解释上。

“我认为，其实在人类世界中，也有相同的情形或多或少地出现，当然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急于声称自己活得像灰鹤那般。”

他的邻座似乎也为这个话题所吸引了，他打了一个饱嗝，整个机舱里顿时弥漫出那种在啤酒花酿制缸